

## 讀郭店楚簡《太一生水》

李 零

郭店楚簡《太一生水》是講宇宙生成。在討論之前，我先把它的釋文鈔在下面。釋文是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（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）125-126頁，但這裏有所改動：第一，爲了排印和閱讀的方便，釋文是取寬式，古體、異體字多以通行字代替，通假字也按讀法轉寫，不再括注，讀者如欲核實，可以查對原書；第二，缺文、脫文皆盡量補字，缺文補字括以〔〕號，脫文補字括以【】號，補字祇是爲了幫助理解，未必就是原貌；第三，個別字的釋讀也不太一樣，下節將畧加說明。下面是釋文：

大一生水，水反輔大一，是以成天。天反輔大一，是以成地。天地〔復相輔〕也，是以成神明。神明復相輔也，是以成陰陽。陰陽復相輔也，是以成四時。四時復相輔也，是以成倉熱。倉熱復相輔也，是以成濕燥。濕燥復相輔也，成歲而止。故歲者，濕燥之所生也。濕燥者，倉熱之所生也。倉熱者，【四時之所生也】。四時者，陰陽之所生【也】。陰陽者，神明之所生也。神明者，天地之所生也。天地者，大一之所生也。是故大一藏於水，行於時，周而又〔始，以己為〕萬物母；一缺一盈，以己為萬物經。此天之所不能殺，地之所不能埋，陰陽之所不能成。君子知此之謂〔□，不知

者謂□■)。

天道貴弱，削成者以益生者，伐於強，貴於〔□；□於弱，□於□〕。下，土也，而謂之地。上，氣也，而謂之天。道亦其字也，青昏其名。以道從事者必託其名，故事成而身長。聖人之從事也。亦託其名，故功成而身不傷。天地名字竝立，故訛其方，不思相〔當：天不足〕於西北，其下高以強。地不足於東南，其上〔□以□。不足於上〕者，有餘於下。不足於下者，有餘於上。■

## 二

下面把簡文內容簡單解釋一下，並把考釋中的問題以案語形式隨文注出。

這篇短文可以分爲兩段，第一段主要是講“天道”即太一創造天地四時的程序〔案：簡文“太一”作“大一”，這是古人本來的寫法〕。這段話又可分爲兩層意思，一層是講空間即天地的創造，相當《繫辭》“太極生兩儀”的概念；一層是講時間即歲時的創造，相當《繫辭》“兩儀生四象”的概念。第一層意思，是講太一生水，水反過來與太一相輔而生天，天反過來又與太一相輔而生地。其中“反輔”是表示正反合式的三極循環：太一生天，“太一”是正題，“水”是反題，“天”是合題；太一生地，“天”是正題，“太一”是反題，“地”是合題，包含兩組循環。第二層意思是講天地生神明，神明生陰陽，陰陽生四時，四時生寒熱，寒熱生濕燥，最後形成歲〔案：簡文“倉”字，整理者讀滄，義同寒，可從，但此字與楚文字中的“寒”字相像（參看楚帛書“寒氣熱氣”一句中“寒”字的寫法），也有可能是積非成是的“寒”字，就像“恒”、“極”互訛被當時認可一樣〕。其中

“相輔”是表示二元概念的對稱性。“神明”，古書多聯言，但簡文既稱“相輔”，則有分讀之義。“神明”屢見於《莊子》和《鶡冠子》，有些也是分讀（如前者的《列禦寇》、《天下》，後者的《環流》、《泰錄》）。它們或以道、器別，或以水、火異，是與天、地或陰、陽對應的兩種神靈。<sup>①</sup>“陰陽”，《鶡冠子》的解釋是“陰陽，氣也”（《夜行》）或“陰陽者，氣之正也”（《度萬》），常與“寒暑”連言。“四時”，春、夏為陽，秋、冬為陰，也可分為兩種。“倉熱”，即寒熱，《鶡冠子》作“寒溫”（《道端》）或“寒暑”（《近迭》、《度萬》）。“濕燥”，《鶡冠子》說“地濕而火生焉。天燥而水生焉”（《度萬》），是對應於天、地或水、火。可見天一神—陽—春、夏—熱—燥是概念的一極，地—明—陰—秋、冬—寒—濕是概念的另一極。原文把這一過程順着講了一遍，逆着也講了一遍，然後加以總結。作為總結的話，“大一藏於水”，是說太一藏其生機於水，通過水而孕育天地。“行於時”，是說天地派生神明、陰陽等物，形成歲時的循環（“藏”字喻其靜，“行”字喻其動）。“周而又始，以己為萬物母”，是說通過春夏秋冬的循環往復，太一把自己當作萬物的源泉。“一缺一盈，以己為萬物經”，是說通過寒熱濕燥的盈虧消長，太一把自己當作萬物的秩序。“此天之所不能殺，地之所不能埋，陰陽之所不能成”〔案：簡文“一”寫法特殊，原從羽從能，舊以為從能得聲，或與“翌”字有關，得此可知皆誤，因為能、翌皆之部字，而一是質

① 《莊子·天道》：“天尊地卑，神明之位也。”《鶡冠子·環流》：“近而至故謂之神，遠而反故謂之明”，注：“明之在道者為神，神之在器者為明。”同書《泰錄》：“故流分而神生，動登而明生”，注：“‘流分’謂水也。天一生水，其於物為精，精聚而後神從之。”“‘動登’謂火也。地二生火，其於物為神，神會而後識從之。”〔案：“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”說，見《漢書·律曆志》引劉歆“三統說”。又“神明”與“神靈”義近，《大戴禮·曾子天圓》說“陽之精氣曰神，陰之精氣曰靈”。

部字。<sup>①</sup> 簡文“埋”，原從來從里，是釐字的異體，整理者以為簡文“殺”是衰滅之義，“釐”是改正之義，似可商榷，因為類似的話見於《荀子·儒效》，是作“天不能死，地不能埋”，這裏讀為埋]，是說這個程序既然是以太一為起點，天地、陰陽都是太一所生，而不是相反，所以天地不能毀之，陰陽不能成之。最後兩句，意思大概是說，君子懂得這番道理纔叫什麼（好的名稱），不懂這番道理則叫相反的什麼（壞的名稱）。

簡文第二段，原來是分成兩個片斷，這裏併為一段，內容是講“天道”為什麼要損有餘而補不足。大義是說“天道”總是喜歡弱者，往往削減成熟的東西以補益新生的東西，對強者、衆者(?)加以“伐”(打擊)、“責”(誅討)，對弱者(?)、寡者(?)加以幫助、扶持(?)。土在下為地，氣在上為天。“道”祇是它們的“字”〔案：“字”是人成年後起的名，這裏似乎是說“道”乃天地後來的名〕，“青昏”纔是它們的“名”〔案：“名”是人出生後起的名，這裏似乎是說“青昏”乃天地原來的名。“青昏”，整理者讀“請問”，但下文沒有答案，比較可疑，夏德安(Donald Harper)教授以為應即天地的“名”，可從。他說馬王堆

① 中國古代的“一”字有多重含義，如：(1)作為數字的“一”：一(one)、第一(first)；(2)作為個體的“一”：每一(each one, every one)、任一(any one)、同一(same one)、單一(single one)、唯一(unique)；(3)作為整體的“一”，如“一國之衆”、“一家之主”的“一”(all, whole)；(4)作為動詞的“一”：專一(concentrate, focus)、統一(unify, unite)；(5)作為對比的“一”：如“一長一短”的“一”(one..., another one...)和“一旦”的“一”(once)。商周文字的“一”祇作“一”，戰國以來分化，數字“一”或從戈從一、或作“壹”(有防偽功能)，“統一”之“一”或作“壹”，三種寫法皆保留於後世，但從羽從能的“一”卻不見於後世。簡文“一缺一盈”的“一”是屬於例(5)的前一類。這個字應怎樣分析還值得研究(此字或與中山王方壺銘文中“曾無一夫之救”的“一”字有關)。

帛書《卻谷食氣》篇講天地六氣有“清昏”，或即這裏的“青昏”。<sup>①</sup>我們懷疑，這裏的“青昏”也可能是指天地未生時的混沌狀態或天地所由生的清、濁二氣。按“道”做事的普通人當然得託“道”的“名”，即使是聖人也要託“道”的“名”〔案：這裏的“名”可能是兼指“名”、“字”〕。他們都託“道”的“名”，所以纔能既把事情做好，又有益自身，不受傷害。“天地名字竝立”〔案：這句話的含義還值得推敲，可能是指天地的名、字都已具備，或天地的名、字彼此相當（古人名、字互訓）〕，本來應當天平地齊，但“天道”的安排卻偏不如此，反而故意讓兩者錯位〔案：“訛”，簡文從心從化，整理者讀過，但從文義看，此字是指天地錯位，讀訛更順，“方”是配伍之義〕，不想讓它們平衡對稱：天向西北傾斜，上面的天低了，下面的地就高隆；地向東南傾斜，下面的地低了，上面的天就空闊〔案：缺字可能是“虛”、“闊”、“空”、“曠”一類詞，下字當韻脚，有可能是“空”或“曠”〕。所以說“不足於上者，必有餘於下；不足於下者，必有餘於上。”

### 三

《太一生水》講天地創闢，是推原於“太一”，這點很值得注意。“太一”是什麼？從文獻記載看，有三種含義。作為哲學上的終極概念，它是“道”的別名（也叫“大”、“一”、“太極”等等）；作為天文學上的星官，它是天極所在，斗、歲（太歲）游行的中心；作為祭祀崇拜的對象，它是天神中的至尊。過去由於載籍缺畧，語義含混，學者存在不少誤解，近來因考古材料增

<sup>①</sup> 感謝夏德安教授在郭店《老子》國際研討會（Dartmouth College, 1998年5月22—26日）上向我指出此點。

多，特別是發現了一些比較形象的材料，情況纔有所改觀。<sup>①</sup>

對於研究“太一”，文字的材料固然重要，但“圖”的綫索也不容忽視。因為中國古代的書（比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的書）往往都是“圖書”，圖畫、文字是相翼而行。<sup>②</sup>“圖書”的“圖”和美術用途的“圖”不一樣，它是表現思想的。古人對說不清寫不清，特別是講抽象概念的東西，往往要藉助於“圖”。他們對“圖”的依賴性有時比現代人還大（當然現代人也一樣少不了它）。<sup>③</sup>我們要想瞭解古代的思想，不僅需要發現古代的“圖”，有時也要自己動手畫一點“圖”（復原圖或幫助理解的圖）。例如馬王堆帛書中的圖，就是我們新發現的“圖”，宋代的易圖，就是後人畫的“圖”（萊布尼茨正是以此入手理解《周易》）。“圖”對理解古代思想意義很大，已經引起不少學者注意。例如巫鴻教授就屢次和我談起，認為很有必要把“圖學”加以發揚。他不僅在美國亞洲學會 1998 年的年會上組織過專門討論，還為此造了一個新詞，叫 tuology。

從 tuology 看《太一生水》，有三個視覺材料可以比較：<sup>④</sup>

（1）戰國時代的“兵避太歲”戈，是由一個“大”字人形的神物和三條龍組成的圖符。神物足踏日月（日在圖左，月在圖

① 參看 Li Ling, “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aiyi (Grand One) worship,” translated by Donald Harper, *Early Medieval China*, vol.2 (1995—96), pp.1—39.

② 參看李零《楚帛書的再認識》，《中國文化》第 10 期（1994 年），42—62 頁。我在該文中把古代“圖書”分為五種形式。

③ 這種圖與文字都是視覺材料，但功能並不一樣。它不僅為文字佐，還可單獨用，有它自己的意義和理解方法。在許多方面，它接近於符號，符號可以是字或者含有字，但意義的理解不一定靠“讀”。例如古代的道符和現代的交通標誌，它們的意義都不一定是“讀”出來的，而更主要是“看”出來的。我們所說的“圖”也是這樣。

④ 同注①。

右)，銘文作“兵避太歲。”

(2) 西漢時期的馬王堆《避兵圖》。也是由一個“大”字人形的神物和三條龍組成的圖符。神物有文字題記，可知為“太一”。三龍，左下之龍是黃首青身，題“青龍奉容（瓮）”；右下之龍是黃首黃身，題“黃龍持鑪”；上方之龍也是黃首青身，無題記。此外，神物胯下之龍的兩旁還有題記稱為“武弟子”的四個避兵之神。

(3) 東漢時期的曹氏朱符。內含一符，是由一星在下、三星在上作點綫連接如 Y 字形，標注“大、天一”三字。

我們理解，這三個例子雖有差異，但基本構成部分是一樣的，例(1)(2)是圖形化的倒 Y 字形符號，例(3)是簡化的正 Y 字形符號，它們就是古書所說“一星在後，三星在前”的“太一鋒”。“太一鋒”是由“太一一星”和“天一三星”組成。前者即小熊星座的  $\beta$  星 ( $\beta$ UMi)，為亮星，現已偏離北極，但兩千年前，位置與今北極相近。後者則在太一之下和斗口的上方，頂角朝向太一，開口朝向斗口，若明若暗，似為虛星（概念上的星），難以確指。“天一三星”即古書所說的“三一”：“天一”、“地一”、“太一”（“三一”中的“太一”是“天一”、“地一”的合題，它是次級的“太一”，與前一種“太一”不同）。“天一”即三龍中的青龍（所以“天一”、“青龍”皆“太歲”之別名），是水、木之象（青龍是天龍，在天行雨，“瓮”為水器，青為木色），“地一”是三龍中的黃龍，是土象（地即土）和火、金之象（黃龍是地龍，在地潛淵，“鑪”是冶爐，為火、金之象，黃為土色），“太一”即三龍中位於上方的那條龍。<sup>①</sup>“兵避太歲”戈上的日、月，《避兵圖》上的四

<sup>①</sup> 參看饒宗頤《圖詩與賦——馬王堆新出〈太一出行圖〉私見》，收入湖南省博物館《湖南省博物館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》（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6），79—82 頁；李零《“三一”考》，待刊。案：饒文引伯希和藏敦煌本孫柔之《瑞應圖》，指出馬王堆《避兵圖》中的三龍就是“三一”，甚確，拙文有進一步論證。

個“武弟子”(代表四時),也是按一左一右,與“天一”、“地一”對應。合併三圖,我們可以畫成一幅簡圖(圖一)。

仿照上面的簡圖,我們也畫了一張圖,用來圖解《太一生水》(圖二)。它和宋代周敦頤圖解《繫辭》宇宙論的“太極圖”(圖三)比較相像,可以用作閱讀的參考。《繫辭》“太極”也就是古書常見的“太一”,兩者都是推始天地陰陽的終極概念。

另外,在《太一生水》中,“水”的作用也值得注意,因為原文講太一生天地是以“水”為中介。盡管原文講這一創造過程是以兩個三段式來表達,“天”和“水”的關係比較明顯,“地”和“水”的關係不太清楚,但《管子·水地》有“水”為“地之血氣”之說,如按此說,前面兩個三段式後可能還有“地”—“水”—“大一”的回路(古人理解,天氣下降,地氣上騰,天雨、地水是相互轉化),我們也可以把太一、水、天、地的循環過程畫成一個示意圖(圖四)。原文說“太一藏於水”,是以“水”為“太一”的實體,其地位顯然在“天”、“地”之上,正與圖一的第二個“太一”相當〔案:道教有天地水“三官”之說〕。<sup>①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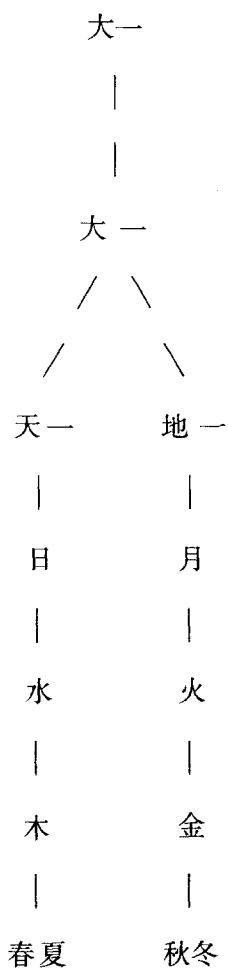
#### 四

《太一生水》與《老子》丙本同鈔,它和《老子》是什麼關係,也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。下面是兩者的比較(下引《老子》是用王弼本)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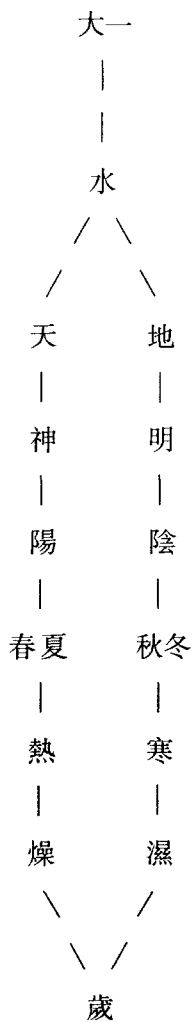
(一)《老子》沒有“太一”,但常以“大”或“一”指

<sup>①</sup> 古人論水之說甚多,參看 Sarah Allan, *The Way of Water*,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97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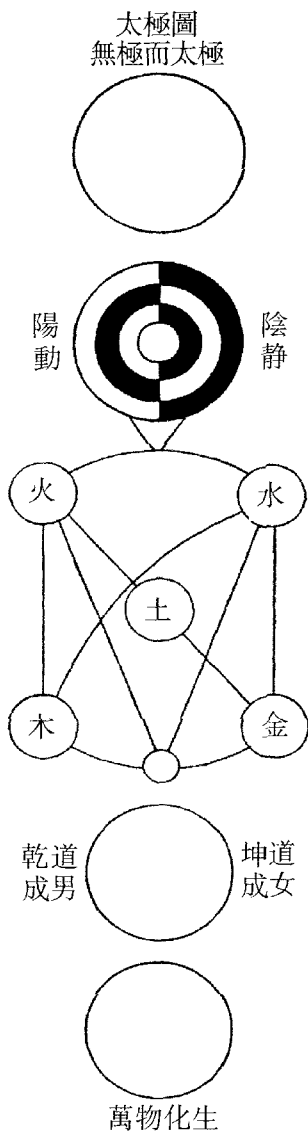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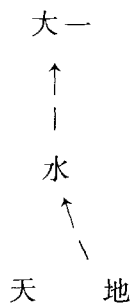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 “太一鋒”示意圖



圖二 《太一生水》篇圖解



圖三 周敦頤《太極圖》



圖四 “太一生天地”的三個循環過程

“道”，有“道生天地”之說。如：

是以聖人抱一，為天下式。（第二十二章）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名之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

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（第二十五章）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（第三十九章）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（第四十二章）

其第二十五章是以“自然一道一天一地一人”的順序講宇宙生成。其所謂“先天地生”、“為天下母”的“物”是以“道”為字，以“大”為名，這和簡文以“道”為“字”、“青昏”為“名”是類似說法。“強名之曰大”，《呂氏春秋·大樂》作“強為之名，謂之太一”，可見“大”就是“太一”。第四十二章，“道生一”是“道立於一”，“一生二”是“造分天地”，“二生三”是“化成萬物”（參看《說文解字》卷一上“一”字的解釋），也是講宇宙生成。此章和第二十二章、三十九章中的“一”也是“道”的別名。“太一”應即“大”、“一”的合成詞。

（二）《老子》無“太一生水”之說，但有“貴柔尚水”之說。如：

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（第八章）

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，其無以易之。弱之勝強，柔之勝剛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……（第七十八章）

（三）《老子》以“道”為“周行不殆”的“天下母”或

“萬物之母”，這和簡文“周而又始，以己為萬物母”是類似說法。如：

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（第一章）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（第二十五章）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又得其子；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。（第五十二章）

（四）《老子》講“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”，講“益生曰祥”，這和簡文第二段的内容也非常吻合。如：

益生曰祥。（第五十五章）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兮。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；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（第七十七章）簡文第二段講“天不足於西北”，“地不足於東南”，整理者引《淮南子·天文》講共工觸不周山的故事為證，甚確，但對比《老子》可知，這段話的主旨不是講天地形勢而是講“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”。

關於《太一生水》與《老子》的關係，李學勤先生已有專文討論，<sup>①</sup>該文據《莊子·天下》對關尹、老聃派的描述，推測此篇是“關尹遺說”，現在還很難證實。但《太一生水》在思想上與《老子》有關還是比較可信的，至少也是閱讀《老子》的參考資料。

## 五

《太一生水》，從内容上看，應屬宇宙論（cosmology）的範疇。中

<sup>①</sup> 李學勤《荊門郭店楚簡所見關尹遺說》，《中國文物報》1998年4月8日第三版。

國古代的宇宙論是天地人“三才”都講。<sup>①</sup>從技術的角度講，它與數術之學關係最大。數術講天地之道，在古代影響很大，是當時“資源共享”的知識，從道理上講，什麼人都可能關心，什麼人都可能涉及。但實際上，它和各種思想流派的關係，還是同陰陽家特別是道家最密切，是以它們所論最有哲理。因為同樣是“談天說地”，有沒有“終極關懷”可大不一樣。有，纔能稱為“道”；無，祇能算是“術”，甚至祇是常識層面上的東西。

比如我們可以拿《太一生水》與楚帛書作個比較。<sup>②</sup>

楚帛書是講曆忌之術的數術書，它的乙篇（中間的短篇）也講歲時創造。它分三個階段。最初是荒古時代，茫昧混沌，當時沒有日月，山陵無序，祇有用寒、熱二氣（代表陰陽）作為秩序，靠伏羲、女媧所生的四個兒子，“四神相代，步以為歲”。其次，過了“千有百歲”，纔有了日月，但九州不平，山陵崩墮，四神又以青、赤、黃、白、黑五色木（代表五行）支撐天地，奠定三天四極。恢復宇宙秩序，然後纔有了按“日月之行”推算的“四時”。最後，除一年分為四時，還有了旬日的計算，以及一日之內的四時，即朝、晝、昏、夕。這裏面有“寒熱”、“日月”、“四時”，“五行”的概念，和上面提到的各種“太一圖”是比較相像的。但此書沒有“太一”或與“太一”相當的概念，這是它和《太一生水》不同的地方。《太一生水》是從“太一”即“道”的觀念講宇宙生成，這是它的特色所在。



中國古代的宇宙論有“太一”、“太極”兩種表達，過去注意

① 中國古代的宇宙論是以談天（天論）為主，但談天往往說地，說地往往及人。如號稱“談天衍”的鄒衍就是既談天又說地，甚至講歷史。漢以來，古書以天文（或天官）、地形（或地理）、時則（或律曆）分敘（如《淮南子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），始趨精密。古代的宇宙論可能有很多不同說法（如隋唐天論有“三家”、“六家”之異，對宇宙結構的理解很不一樣），“太一”的說法也未必統一（如《史記·封禪書》記漢武帝興太一祠，所獻之方有三）。

② 李零《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年。

較多主要是《繫辭》“太極說”，現在看來，文獻中的“太一說”也值得發掘。此說不僅與《老子》有關，也見於《莊子·天下》（與“神明”並提，據說是關尹、老聃派的特點之一）和《鶡冠子》的《泰鴻》、《泰錄》（是作為位居天宇中央，“衆神仰制”的至尊之神，以及“天地”、“神明”、“陰陽”、“四時”、“寒暑”、“濕燥”等概念的終極），顯然是道家的重要概念。另外，《荀子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也都提到“太一”，可見此說於古代有極大影響。簡文發現為我們帶來了新的希望。

（據筆者 1998 年 5 月 25 日在郭店《老子》國際學術研討會（Dartmouth College）上的發言和 5 月 28 日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講（Cochrane-Woods Art Center）擴大改寫，6 月 22 日殺青於美國西雅圖）

【補記】“太一”見於古文字資料，楚占卜簡作“太”（字形作或，與《說文》卷十一水部“泰”字的古文不同），馬王堆《避兵圖》作“大一”。“太”作“泰”可能是秦系文字的寫法，如泰山刻石和碣石刻石都有“泰”字（原石，前者殘，後本者佚，但翻刻的傳拓本有之，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的錄文亦有之）。漢代的“泰”字可能是來源於秦文字，如漢泰官鼎（見孫慰祖、許谷復《秦漢金文彙編》，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97 年，66 頁：80）的“泰”字即同於秦刻石。《說文》以“滑也”訓“泰”，其字形作大字下有雙手，水瀉膝下。今得《太一生水》篇，比觀出土太一形像，含義耐人尋味。

**作者簡介** 李零，1948 年生，山西武鄉人，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，著有《中國方術考》、《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》等。